

夜幕下的十字路口

LA NUIT DU CARREFOUR

Simenon

【比】乔治·西梅农著

文英 建新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Simenon 【比】乔治·西梅农著



LA
NUIT
DU
CARREFOUR

夜幕下的
十字路口

文英 建新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GEORGES SIMENON
LA NUIT DU CARREFOUR

据1976 PRESSES POCKET译出

封面设计 邵秉坤

夜幕下的十字路口 (比)乔治·西梅农 著
文 英 建 新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淳安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0.25 插页1 字数150000 印数00000—17500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088-X/1·86 定 价: 1.80 元

内 容 提 要

乔治·西梅农是当代比利时著名作家，著有大量犯罪心理分析小说和侦探小说，深受各国读者的欢迎。西梅农的作品与一般的侦探小说不同，重点不在叙述“谁犯了罪”，而在于研究为什么犯罪。他的小说注重对罪犯心理活动的描述，因而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本书选收了西梅农的两部代表作，读者由此可见西梅农作品风格之一斑。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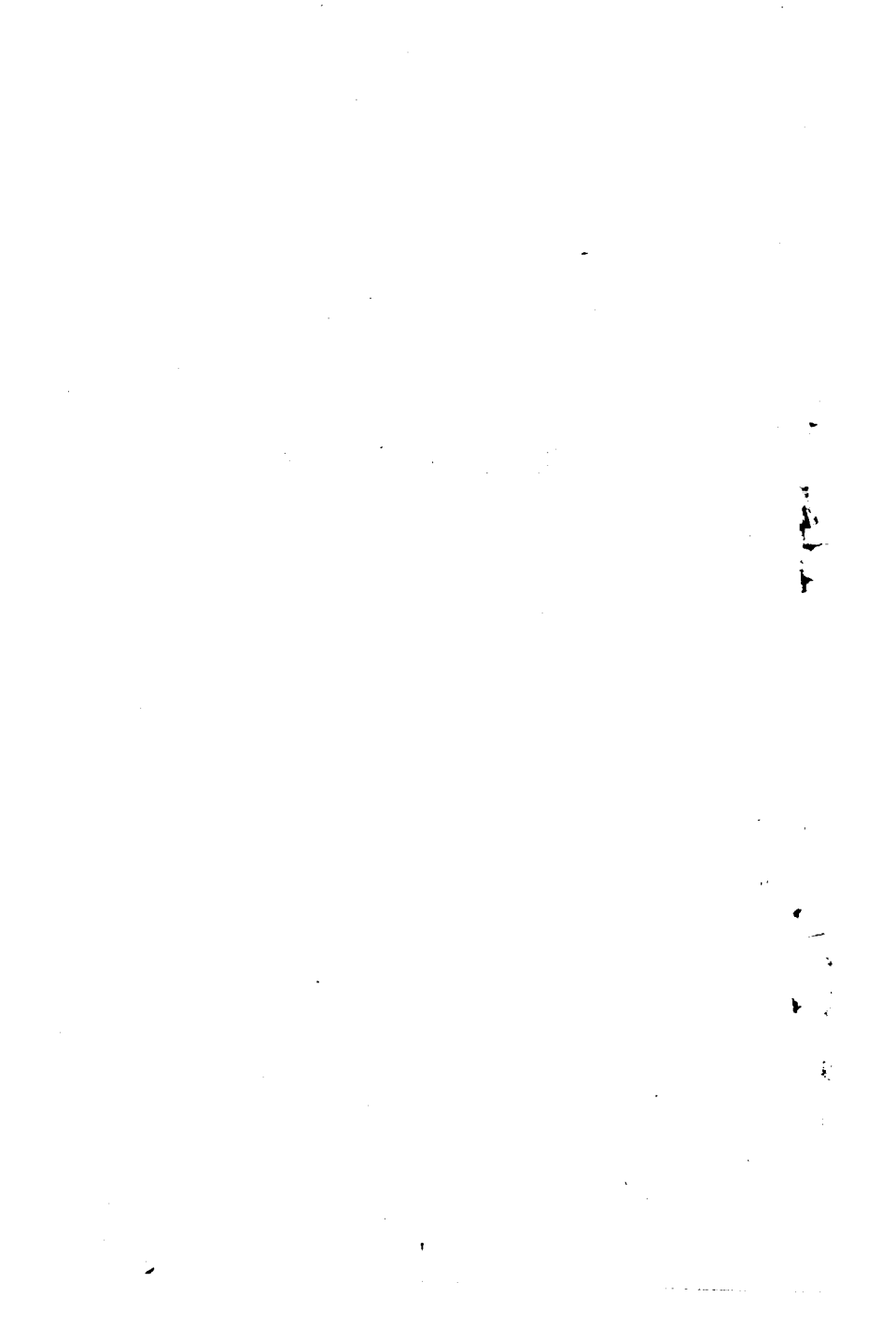
夜幕下的十字路口

- | | |
|------------------|-----|
| 1. 单片眼镜 | 3 |
| 2. 颤动的窗幔 | 18 |
| 3. 十字路口之夜 | 35 |
| 4. 女囚 | 52 |
| 5. 被丢弃的汽车 | 68 |
| 6. 失踪者之夜 | 84 |
| 7. 两处创伤 | 102 |
| 8. 隐身的人们 | 118 |
| 9. 排列成行的人们 | 134 |
| 10. 谁是首领 | 151 |
| 11. 爱尔丝 | 168 |

教堂前的自缢者

1. 神秘的旅伴183
2. 汪·达姆先生199
3. 皮克比街草药店214
4. 不速之客231
5. 吕尚锡遇险247
6. 悬影图262
7. “交易所”咖啡馆278
8. 小个子克林291
9. 《启示录》之伴304

夜幕下的十字路口



一、单片眼镜

麦格雷疲惫地吐出一口气，从办公桌上缩回一直撑着的胳膊，挪开椅子站起身来。对卡尔·安徒生的审讯，已经整整持续了十七个小时。

办公室里静悄悄的，水壶的吱吱声似乎比平时更响亮，桌上摆着空着的啤酒杯和吃剩的三明治。

麦格雷把烧得发烫的烟斗搁到桌上，挺起身，情绪有些沮丧，他眼里带着钦佩的神色，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对手。

十七个小时的连续审讯！在这以前，他的鞋带、假领和领带全部被拿掉，所有的口袋都被仔细地翻寻了一遍。在开始的四个小时中，他站在房间中央，讯问象机关枪似的，劈头盖

脸地向他倾泻下来。

麦格雷和鲁卡轮流着出去，以便休息片刻，摆脱一下枯燥的问答带来的烦扰。

看来，是他们先气馁了。麦格雷耸耸肩从抽屉里取出另一只烟斗，擦了擦汗津津的额头。

使麦格雷产生浓厚兴趣的，并非安徒生的精神和体魄上的坚强，而是他自始至终保持着的、与众不同的、一种足以使人在他面前自惭形秽的高贵气质。

一个被捕的人在搜查室要先被解去领带，脱去衣服。然后，众目睽睽之下，在法律身份验证处光着身子和一群别的罪犯一起呆上整整一个小时。一会被领到照相机前，一会被按到测量身高的坐椅上，有时甚至还要忍受旁边那群乌合之众的冷嘲热讽，他往往会从精神上先被摧垮。而安徒生却还保持着镇静，这无疑是他富有修养的性格的一种表现。一个被连续审讯十几个小时的人，其狼狈程度决不亚于任何一个流浪汉，否则，那将是个奇迹。

卡尔·安徒生镇静如前，尽管衣服揉搓得满是皱褶。在森严的警察局，这样的情况简直是凤毛麟角。人们看到一种贵族式的气度，没

有丝毫做作。那种矜持与洒脱，只有在外交场合才能见到。

他的个子比麦格雷高，但身体修长且柔软，颧骨很窄，长长的脸显得有些苍白，嘴唇有些褪色。

他的左眼戴着一副单片眼镜。

“把它拿掉。”

他顺从了，嘴角掠过一丝微笑。这是一只玻璃眼球，令人不愉快地凝视着前方。

“是由于事故？”

“是的。在一次飞行中。”

“您打过仗？”

“我是丹麦人，没什么战争可参加，可我有一架旅行飞机，在那儿……”

这是一张青春焕发、线条端正的脸。在这样一张面孔上，这颗毫无生气的假眼珠实在令人不忍目睹。麦格雷轻轻地说：

“把眼镜戴上吧！”

安徒生从未抱怨一声。无论是让站着，还是忘了给食物和水。在他的位置上正好看得见窗外塞纳河桥上川流不息的有轨电车和无轨电车。

他一直笔挺地坐着。唯一让人看出疲倦的

痕迹，是罩在右眼上的那圈不大却很深的黑晕。

“您坚持自己所说的吗？”

“是的。”

“您不感到有什么不真实的地方？”

“没有，我不能信口雌黄。”

“您希望恢复自由，可又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您是无辜的？”

“我不指望什么……”

他说话时，带有一丝不易听出的口音，这一点因疲倦而愈加明显。

“您是否愿意在签名前听我念一遍审讯记录？”

他茫然地挥挥手，心不在焉地就象拂手谢绝了一道菜。

“我把主要的地方复述一遍。您和您的妹妹来法国已有三年，起先在巴黎住了三个月，后来又回到乡间租了一幢房子。这房子在通往巴黎的国家公路旁边，离阿尔巴戎有三公里，那地方被叫做‘三寡妇路口’。”

安徒生轻轻点了一下头。

“三年来，你们过的是一种完全封闭式的生活，和邻居从来来往，以至您和您妹妹最多只

和邻居们照过五次面。您买了一辆旧的CV5汽车，您亲自驾车去阿尔巴戎购物，每个月还去一趟巴黎。”

“是这样！那是到‘仲马父子’公司交活，在‘九月四日’大街。”

“您给那家公司设计装饰布图样，他们付给您每幅图样五百法郎的酬金，您平均每月创作四幅，这样，每个月的收入是两千法郎……”

安徒生又点了点头。

“您没有朋友，您的妹妹也是如此。每星期六晚上，你们和平日一样早早睡下，您把妹妹的房门反锁起来，您解释说是因为她生性胆小……星期日早晨七点，爱弥尔·米绍纳先生，保险代理人，住在离您家一百公尺的一幢房子里，当他走进自家的停车房，惊诧地发现他的那辆六个汽缸的名牌车子不翼而飞，取而代之的，是您那辆老爷车……”

安徒生一动不动地坐着，一只手机械地伸进口袋，大概平时这里装着香烟。

“前些日子，米绍纳先生到处嚷嚷他买车的消息，弄得四邻皆知。他推测这也许是哪一位的恶作剧。他去了您家，但栅门紧关，按门

铃也无人答应。半个小时后，他去警察局报了案，警方立即派人赶到您家……。在停车房里，发现了米绍纳先生的那辆车。在车的前座上，一个饮弹身亡的男人伏在方向盘上，这一枪是顶着后胸开的……。他身上的证件还在，这人名叫依萨克·高尔贝格，安特卫普^①的一个钻石商人。”

麦格雷给烟斗续上烟丝，又继续往下念：

“这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他们询问了阿尔巴戎站的值班警察，据他们说，您和您的妹妹已经乘当天第一班火车去了巴黎，于是，我们就在奥尔赛站接到了你俩……您否认了一切……”

“我否认我杀了任何人！”

“您同样拒绝承认认识依萨克·高尔贝格……”

“我只是在我的停车房里，看见他死在那辆不属于我的车子的方向盘上。”

“于是，您就带着您的妹妹逃跑了，而不是打电话报告我们。”

“当时，我很害怕。”

“您还有要补充的吗？”

^① 比利时的一个城市。

“没有！”

“您坚持从星期六夜里到星期天早晨您什么也没听见？”

“我瞌睡极了。”

又是这句话，他已经重复了无数遍。同样疲惫不堪的麦格雷，按了一下桌上的电铃，鲁卡进来了。

“我出去一下。”

负责审理安徒生案件的预审法官高梅留同麦格雷的谈话持续了有一刻钟。法官显然是想打退堂鼓了。

“您瞧吧，又是一件十年不遇的无头案，让我给碰上了！所有的情节都是支离破碎的。为什么两辆车换了地方？为什么安徒生不坐自己那辆车逃跑，而是步行去阿尔巴戎，然后又换乘火车？这个比利时商人来三寡妇路口又有何公干？您信不信？麦格雷，无论对我，还是对您，这是件棘手的事，把它扔到一边去吧，您如果愿意……您已经看到了，在一个连续审讯十七个小时而没被摧垮的人的口中，是不会得到什么了！”

麦格雷的眼皮有些红肿，这是缺乏睡眠之

故。

“您见到安徒生的妹妹了吗？”

“没有，她给带回家了，要在原地审问，她现在还在那里，有人监视着。”

他们握了握手，互相道了声再见。

麦格雷回到办公室，鲁卡还在无精打采地看着他的囚犯。安徒生把额头贴在玻璃窗上，耐心地等待着。

“您现在自由了！”

麦格雷一进门就宣布。

安徒生没有表示出一点激动，只是用手指了指没系领带的脖子和被解去带子的鞋子。

“到保管室去，他们会把东西还给您。当然，您还必须听从警方的招呼，如有一点逃跑的企图，我立刻派人把您带回这里！”

“我的妹妹呢？”

“回去就可以见到她。”

跨出门槛时，丹麦人到底还是动了感情。他摘下单片眼镜，用手抚摸着那只瞎了的眼睛。

“探长先生，谢谢您！”

“不用谢！”

“我发誓我是无辜的！”

“我并没问您什么！”

安徒生鞠了一躬，等着鲁卡领他去保管室。

接待室里，有一个人刚好目睹了前面这一幕。他站了起来，愤愤然地走到麦格雷跟前。

“您把他给放了？这简直不可思议，探长先生！”

这是保险代理人，六汽缸汽车的主人米绍纳先生。他径自闯进办公室，把帽子搁在桌子上。

“我是专为车子的事来的！”

这是一个花白头发的小个子男人，穿着讲究却又透着俗气，一边说话，一边不停地捻着擦了油的胡子尖。

他的嘴唇不停地伸缩着，打着手势，竭力捕捉着每个合适的字眼。

他声明：他是原告！他是受法律保护的！难道他不是一个人物？应该引起众人对他的关注，整个警察局应该洗耳恭听他的发言？

“昨天夜里，我和米绍纳太太谈了很长时间。米绍纳太太，你们马上就会认识她，我希望……她同意我的看法，要知道她父亲是蒙波利埃一所中学的教员，她母亲是教授钢琴